

努力做饭

□梅莉

周末去菜场,看见毛豆荚很新鲜,毛茸茸的只只精神,我就随手抓了几把入袋。一个阿姨也在买毛豆,但她还要挑挑拣拣的。我买番茄,她认为我挑得不好,要帮我挑。走的时候,我对她道谢。她说:“不用谢,你很能干,自己开伙。我儿子媳妇天天回来吃饭,从不做饭呢。也不知等到我做不动的一天,他们怎么办。”

第一次被人表扬自己做饭就是能干,感觉就像被表扬会吃饭一样有些好笑,但心情忽然明亮起来。

回到家,准备今日一饭一蔬。原来自己做饭也是一种能力,虽然我并不热爱做饭,只出于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。就在暑假里,我还冲放假在家没做过一顿饭的女儿发过一次火,说着说着自己又很没出息地掉了几滴泪。其实是觉得委屈,那日加班回家,发现壶里没水、锅里没饭,还得下厨弄吃的,我这个当妈的教育得是有多失败哦。女儿不会做吗?当然不是,在国外读书时,她一直坚持自己做中餐的。我批评她,她就说,那叫外卖吧。

其实,女儿就是仗着我们的爱,偷懒不肯做,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。那个阿姨的儿子成家立业了,还每天回来吃,也是因为知道父母爱他,吃现成的谁不想呢。这样的人比比皆是。同事年逾不惑,自结婚以来,一直去公婆家吃喝,想必只要二老还做得动,会一直这么吃下去。我也曾羡慕过这样的人,一日三餐,要买、摘、洗、切、烧,花费多少时间与精力,我是没地方蹭饭,不然的话,大概率也会这样吧。人天生都有惰性的。反过来一想,中国的父母都很累吧。

最近接二连三地听了几个中年人的坏消息,情绪也变得有些颓。一个是家长群里的妈妈,三个月前查出来的恶疾,昨天就走掉了。还有一位熟人,今年四十五岁,去年被查出宫颈癌,做了手术,今年又复发,被告知只能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。一个人只剩下有限天数的生命,倒计时里的每一天,是个什么感受,不敢想象。有一位姐姐说,生命就是轮回,不必纠结于长短,开心过好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。另一个顺势总结道,人生就是演戏,杀青,领盒饭,换剧组。

与先生剥着毛豆,说着闲话。觉得中年人真是开心最重要,身体是情绪的晴雨表,我们都要好好的,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给老人养老送终,戏份还很重,不能生病更不能中途谢幕。然后,我准备了好几道菜,先生掌勺,他是我们家的大厨,做得比我好。

仔细想想觉得卖菜阿姨说得很对呢,自己做饭的确是很能干干了不起的一件事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日复一日地坚持,换花样、看菜谱、念菜经,年复一年,把家人喂得健健康康的,只有做饭的人才深谙其中的苦与乐吧。

妈妈来我这里小住一年,她血压高、甘油三酯高,血糖也临界,我做菜就少盐少油少糖。结果,回去前带她体检,血糖值回归正常,连手抖的老毛病也轻了很多。

话说那个旧病复发的熟人,早已自己做不了饭,她姐姐去照顾她吃喝。生病的人胃口不好,挑剔得很,让姐姐每天做这个做那个,姐姐帮很久了,心情也不好,就说她:“你病你有理啊,还点菜!”妹妹哭了,最后姐妹俩抱头痛哭。

生活不易,中年人的崩溃与自愈都是悄悄完成的。为了健康长寿,把戏演得圆满,努力做饭吧。



攀比

□花虎

外甥女今年秋天上幼儿园后,开始有了小小的失落。

幼儿园放学的时候,家长们都来接孩子。其他小朋友的家长都骑电瓶车,我姐姐却开着一辆汽车。小外甥女每天下午坐在后排儿童座椅上,眼巴巴地看着小朋友们坐在电瓶车后座上被风光地接走。看着电瓶车上的小朋友互相扯着嗓子打招呼,怕被遗忘的小外甥女慌不择路地按下车窗,尖着嗓子喊认识的同学的名字,竭力假装自己也是一个坐在电瓶车上的小宝贝。

听我姐说,小外甥女已经偷偷哭过几次了。

她问我姐:“妈妈我们能不能买一辆电瓶车?”

那时候我姐还没意识到孩子的攀比心理,说:“我们有大白(就是我姐开的那辆suv的呢称)了,为什么还要买电瓶车?”

小女生很懂事,知道不该给家里增添经济负担,但心里实在无法割舍,还是弱弱地挣扎了一下:“可是我喜欢电瓶车。”

姐姐说:“我们买不起啊。”

小外甥女机智地建议:“那我们能不能卖掉大白买一辆电瓶车?”

我有一辆天使眼大灯电瓶车,这让我得以跟小猪佩奇并列,成为小外甥女的心爱朋友。有一次跟我姐带她出去办事,我的车停在路边众多电瓶车里。小外甥女满脸羡慕地对我说:“舅舅,这些车里数你的车最漂亮,我能不能摸一下?”

据我姐说,坐上我的电瓶车的时候,小外甥女会幸福地闭上双眼仰起头(也有可能是因为紧张),紧紧地搂着我的腰。我载着她绕着小区转了一圈。

返程的时候,小外甥女问:“我能不能站在前面?”

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有个人开着电瓶车,后座坐一个孩子,前面横梁上站一个孩子,也在小区里玩(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其实是违反交通法规的)。这个温馨的场景深深烙在小外甥女的脑海里。

我说:“行!”

别叫醒空瓶子

□积雪草

我说:“你想想,瓶子在地上睡得好好的,是你走路不专心,惊醒了瓶子的好梦,你应该向瓶子道歉,然后再谢谢瓶子!”

女儿回头看着我,奇怪地问:“为什么要谢谢瓶子啊?它差点就把我绊倒了。”

“这只瓶子提醒你,以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,走路也要专心的。”

女儿忍不住笑了,说:“说得对,以后再看到空瓶子,我绕着走。别叫醒空瓶子。”

这不,女儿也有了“别叫醒空瓶子”这么有创意的想法。

有一次,老公下班之后因为被一辆车追尾了,很晚还在外面处理。女儿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说:“你爸爸的车被一辆粗心的车亲了一下,亲出了点问题。”

现在女儿也慢慢会化解难题了。

有一次,女儿去了奶奶家里,不小心把花盆碰落到地上。我给她打电话:“听说你又闯祸了?”女儿说:“对不起,我的眼睛长到头顶上了,不是故意的。”她又想了想,说,“要不然,你从电话里飞过来,骂我一顿吧。”

我放下电话,忍不住笑。开朗乐观的家庭生活应该会影响孩子的一生。

一个人的幽默感不是与生俱来的,三分天生成,七分是后天培养的结果。一个有幽默感的人,在人际交往中,往往会比别人更容易受到欢迎。

吃蟹文武功

□阿简

金秋十月,菊黄蟹肥的时节。雪白的瓷盘里,刚刚出笼的螃蟹壮硕齐整、橙红发亮,在若有若无的缕缕热气中,显得格外丰腴鲜美。善吃的食客,常常先卸了蟹钳蟹爪开吃热身,因为其间的肉好吃而难取,难免要敲敲砸砸地费一点周折。牙好、率性且不拘泥于吃相的,索性“咔吧咔吧”地用牙齿把蟹腿嗑开,再尖起嘴嚙出里面雪白的肉——没有什么比酣畅淋漓的尽兴更让人快活的。过后看那一堆赤条条,光溜溜,简直一丝(余肉)不挂的蟹壳,也有一种喜人的成就感。

只是这个“蟹肥”,很多时候是与我无关的,除非,同桌吃饭的人里面,有那两个人。

第一个,是我的母亲。

我自小对吃东西,总不大热情,尤其不愿意在吃蟹上花很多的功夫,因为实在没那个耐心。我母亲大概看我错过这样的口福于心不忍,总把剥好的蟹肉分给我一些。我吃在嘴里,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好,念及母亲兢兢业业地辛苦半天,心里竟有点暴殄天物的罪恶感,宁愿在一旁看着她吃,反倒觉得是一种享受。母亲平日里是个急性子,唯独吃起螃蟹来不烦不躁,而且吃相专业、斯文——用小锤子将硬壳敲开,把蟹肉用筷子或牙签挑出来,在姜汁米醋里蘸了,再徐徐送到嘴里,那慢条斯理而心满意足的神情,煞是可爱。我曾经开玩笑说,那传说中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”,当时一定是百无聊赖,要么就是个见块石头都要舔一下的贪吃鬼,不然,怎么会有耐心,把这么坑坑洼洼的一个东西剔得这么干净?母亲对我这段风凉话颇为不忿,嗤之以鼻曰:“切!这是功夫,你不懂!”

第二个,是我老公。螃蟹当季的时节,他每次跟我回家,都会买上大大一兜螃蟹,跟岳母大人“蟹逢知己”边啃边唠,吃得无比乐和。跟母亲的慢工出细活不同,他的作风充满了粗犷豪放的阳刚之气,是不折不扣的“武攻”——红彤彤的肥蟹一抄在手,“咔嚓”一声掰为两半,小耗子似的“喀、喀、喀”一通紧啃,一条条、一块块雪白肥嫩的蟹肉,就出来了,刚才还满满盈盈的蟹钳、蟹身,顷刻间变得像被洪水冲过的街道一样空空荡荡。我于是笑他说,细手白面的斯文人,吃起蟹来倒很有几分攻城拔寨、无坚不摧的气势,尤其掀开蟹盖儿的一刹那,简直有一种直捣黄龙欣喜。母亲听了这话,笑批我“刻薄”,我反省一下,也觉得这样讥讽他似乎有点不厚道,因为不昧良心地说,他剥得虽然欢实,真正给自己享用的却很少,总是给了我和女儿——当然这样靠牙齿挖掘出来的成果,难免沾上星星点点的口水,自然也只有我和女儿这 etc 不嫌恶的人,才肯消受了。

这几年母亲老了,牙齿也掉的掉、松的松,一年不如一年听使唤。剥蟹,渐渐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。我的老公、她的女婿,也拿起曾经不屑使用的小锤子、小钳子,斯斯文文、干干净净地用手剥开,把品相最齐整好看的蟹肉,送到岳母碗边。母亲则心疼地“整餐饭都在剥螃蟹给别人”,一面端开碗推辞,一面督促女婿“你自己也吃。”

我看着那娘俩儿你推我让的样子,心里只想着,等老太太那一口松松垮垮的牙齿都掉光,再镶一口好点的假牙,让她重享自己剥蟹、炫耀“功夫”的乐趣。